

◎中国战“疫”

人类，在艰难中前行

刘汉俊

- 人类历史已几百万年，经历过无数的威胁甚至灾难。
- 灾难锻炼了人类的斗争精神，也培养了人类的斗争智慧。
- 大灾就是大考，我们不但有肝胆寸断痛不欲生的悲伤，还要有奋起抗争背水一战的勇气，更要有群策群力决战决胜的智慧。

一向英雄的武汉，忽然间成了一座让人心疼的城市，一向聪明机灵勤奋敢拼的江城人，真的受伤了。

武汉封城，春节无法回家，我只能通过手机客户端的“强国直播”看武汉。疫情严重以来，8个摄像头直播武汉的街景实况，其中一个正对长江边上的江汉关钟楼。画面上长江依然浩瀚，但南北穿梭的轮船停摆；孤零零的趸船泊在岸边；对岸的建筑春笋般矗立，偶有一两艘货船从东往西逆水而上；往日里行人挤密摩肩接踵的沿江大道，此刻鲜有车辆驶过；旁边的江汉路步行街空荡荡。画面的主角，是江边那座已近百年历史的江汉关钟楼，楼顶一根鲜红的国旗依然迎风飘扬。

欧洲风格的江汉关是英国殖民者设立的海关，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见证，也是汉口开埠、武汉走向近代的标志。早已收回国有的江汉关曾是武汉海关的办公地，现在是武汉海关博物馆，集纳了中国海关的风云沧桑。不知道铁甲子立的江汉关目睹过多少的空荡，是否觉得孤独而茫然？大钟的指针是否依然坚定地前行？在寒风冷雨中还能否发出深沉浑厚而悠扬飘远的钟声？

每当我看到这个画面，我都为之心动。那天清晨，一位身着桔红色工作服的保洁工进入了画面，在空荡荡静寂的江汉关街前，这个踽踽独行的身影认真地打扫地上的落叶枯草。几乎在每天的早晚时分，这个生动的画面都会出现，让我鼻子发酸。全城封闭，万人空巷，他们还冒着风险、顶着寒风，维护着这个城市的容颜和尊严，坚定而执着。他们的存在是一种坚守，他们的身影是一种力量，有了他们，你可以长舒一口气，这座城市还在正常运转。

江汉关上空阴云笼罩，像武汉此刻的心情。新冠病毒有如魔鬼肆虐、疯狂地攫取、吞噬一条条鲜活的生命，几十例，几百例，上千例，他们是院士、教授、医生护士、警察、志愿者、社区工作者、出租车司机，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，是孝顺的儿女乖巧的孩子，是我的老师、学长、熟人、同乡、同学的朋友、同学的同学。看到那一个个在猝不及防中倒下的身影，我一阵阵心地疼，深深地感觉到，心有时候是会疼得滴泪的。

我对武汉，没法不牵肠挂肚。我的祖籍是湖北赤壁，与武汉一小时内车程。赤壁是湖北的中心，是湖北人工作生活的坐标指向。父亲当年从赤壁山沟里考入北师大物理系，毕业分配到位于汉阳的军工厂工作，我在汉阳的龙灯堤旁边的幼儿园，3岁起跟着擅泳的父亲在汉水里学游泳，所以有了我后来多次参加7·16横渡长江活动。读小学时回到赤壁老家的山冲莲花塘刘家，每年寒暑假必回武汉，两次读大学在武汉。第一次参加工作在武汉，度过我人生最浪漫最具印记的5年。我曾经工作的办公大楼距江汉关钟楼百步之遥，到我曾经住了3年的汉口洞庭街只需3分钟。虽然我住在北京工作，但一年总要回几次武汉看望年迈的父母。疫情发生以来，他们一直困在家中，我每天几个电话和视频“查”父母的“岗”，检查平时在家中憋不住的老人家是不是擅自出门了、是不是“听话”了。在武汉，还有那么多亲人，数不清的来自武汉的信息，向我诉说着难过、悲伤、祈祷。

不光是武汉，孝感、黄冈、荆州、咸宁，还有我的故乡赤壁，每一条信息、每一个数据都牵扯着我的心。湖北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，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，但现在它受伤了，一个曾经聪明勤奋、能闯敢拼、顽皮活泼、重情重义的孩子，此刻却是满心伤楚、满眼泪汪汪，如何教人不心疼！

人类，在艰难中前行。人类历史已几百万年，经历过无数的威胁甚至灾难。无论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灾难，人



武汉江汉关钟楼

令人牵肠挂肚的，不仅仅是今天的湖北、武汉，还有我们这个多难中兴的民族，这个苦难中辉煌的国度。关注古代文学的人会发现，代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最高文学成就的建安七子，其中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应瑒、刘桢五人的生命就定格在公元217年（建安22年）。是的，他们死于同一场瘟疫，史料记载“冬。是岁大疫”，曹植这样描述这场重大疫情：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。”

瘟疫一直伴随并威胁着我们这个古老国度。仅麻风病在中国就流行了2000多年。有人考证，中国古代发生过多次重大疫情。面对瘟疫，我们的先祖不断在追根溯源探究，寻良方救世良方，发现其特征是“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”；论其后果是“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，则病气相染易，乃至灭门”；提出其治疗办法是“养内避外”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”“五宜六不宜”等等，古代中国的智慧之光映古烁今。扁鹊、华佗、张仲景、孙思邈、宋慈、李时珍、葛洪等一大批名医先驱，医者仁心悬壶济世；《黄帝内经》《神农本草经》《伤寒杂病论》《金匱要略》《肘后备急方》《本草纲目》《温疫论》等一大批医学经典拯救苍生流传至今。据传孙思邈还把自已同麻风病人一起关在山洞里8年，得出的结论是提高人自身免疫力可以不被感染，以正祛邪，并写下医学百科全书《千金方》。前人积累的成果，仍然是我们今天秘笈宝典灵丹妙药。

除了瘟疫，地震、水灾等也一直伴随着我们。古老的中国在磕磕绊绊中一路前行。我亲历过非典疫情和5·12汶川特大地震，疫灾与震灾同样给人以心灵的创伤，但地震发生后让你的心一下子沉到海底、沉到黑夜。在地震灾区现场，我目睹过抢救生命的艰难，87000多个鲜活生命的消逝，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的痛楚。每一个被抢救出的生命都让这个世界上最感到欣慰和希望，而疫灾死亡数据每增加一个，就能感到死神在逼近一步。拐点不到，压迫感就不会释放。

面对灾难，唯有抗争！盘古开天辟地、女娲补天、精卫填海、夸父追日、后羿射日、大禹治水、愚公移山、神农尝百草救百姓，是中华古代神话中与灾难斗争的形象，他们没有选择逃避遁世，与西方创始说不同，中华先祖没有躲避诺亚方舟的先例。

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的灾难，从血泊中站起，在困苦中前进，在磨难中成长。面对惨烈，需要强健的心理、坚定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。

人类，在艰难中前行。人类历史已几百万年，经历过无数的威胁甚至灾难。无论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灾难，人

类，永远处在危险之中。

战争导致灾难。战国时期的秦将白起攻城70多座杀人如麻。死于白起手下的生命超过百万之众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1000多万人丧生，2000万人受伤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9000余万人。无论是冷兵器、热兵器还是核武器时代，战争是生命的绞肉机，永远是人类的灾难。

瘟疫史比人类史还要长，地



女娲补天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球上的病毒多达几十万种。病毒是威胁人类时间最长、波及面最广的杀手。

瘟疫改写历史。公元541年，一场“查士丁尼瘟疫”使拜占庭帝国走向了崩溃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瘟疫灾难。1347年9月，黑死病以吞噬7500万人的战绩疯狂肆虐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瘟疫灾难。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瘟疫灾难，起始于19世纪末，持续半个世纪，波及60多个国家，死亡上千万人。

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薄伽丘在他的名著《十日谈》中，记录了瘟疫袭击佛罗伦萨的惨景，人性善恶毕露，世相百态尽显。

文学为生活留下记忆，现实为文学提供素材。英国诗人琼斯·威尔逊的诗剧《鼠疫城》、俄国作家普希金的戏剧《瘟疫流行时的宴会》、英国作家丹尼尔·笛福的《瘟疫年记事》、委内瑞拉小说家米盖尔·奥特罗·西尔瓦的《死屋》、秘鲁作家西罗·阿莱格里亚的小说《饥饿的狗》、德国作家托马斯·曼的小说《死于威尼斯》、法国作家让·吉奥诺的小说《屋顶上的轻骑兵》、法国作家阿尔贝·加缪的《鼠疫》、葡萄牙作家若泽·萨拉马戈的小说《失明漫记》、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小说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、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《面纱》等等，都是瘟疫大灾的切片，是疫情与人性相互绞杀的精

彩呈现。

文学，为人类的抗灾史留下斑斓的碎片。

即使进入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21世纪，人类仍然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瘟疫。今天，灾难正以新面目威胁着人类。细菌武器、生化武器、基因武器、核武器、互联网战争、环境污染渐露狰狞。

人类一经诞生就面对灾难的血泊，在抗争中不断壮大，在磨难中日见成熟，灾难成为人类成长的磨刀石、试金石，锻炼了人类的斗争精神，也培养了人类的斗争智慧。

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，是对中国的考验，对人类的挑战。病毒肉眼看不见，源头难查证，特征诡异诡秘，路径错综复杂，来势汹汹滔滔，其生物特性、致病机理、传播机制、易感人群有待科学探究。这不是一个城市的尴尬，是整个世界都没准备好；这不是医学的无能，是全部科学共同面对未知世界的难题。大灾就是大考，是对底线思维的冲撞、对极限思维的挑战，是对动员能力底线式测试和防御系统的破坏性试验。我们不但有肝胆寸断痛不欲生的悲伤，还要有奋起抗争背水一战的勇气，更要有群策群力决战决胜的智慧，这是对中国的政治动员能力、经济应对能力、社会治理能力、科研攻关能力、国际合作能力和全民抗灾能力的大考。

肆虐的病毒遇到了坚强有力的中国阻击。“全国一盘棋”模式启

疫情暴发以来，张长兴一家七口医务人员，义无反顾冲锋在抗疫第一线。

早晨，太阳悬挂着寒霜，从豫北黄河滩地平线冉冉升起。人们忙着挂灯笼、贴对联，准备过年。

张长兴眉头紧锁，凝视着手机屏，武汉新冠肺炎正在扩散，此事，容不得犹豫。张长兴心急如焚，匆匆忙忙赶往医院。他是河南省延津县人民医院呼吸科的主任，理应在工作岗位。

途中，他给女儿张依凡打电话，说：“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，现在恰是春节返乡高峰，先准备200个口罩，送到发热门诊。”

张长兴赶到医院，发热门诊的病人络绎不绝，愁眉不展，神色紧张。“新冠肺炎是一种传染性疾病，但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，可预防，可治疗，关键是戴上口罩避免传染……”张长兴一边问诊，一边讲解。

中午，就诊的人陆续离去，他与女儿联系：“依凡，疫情不容乐观，人们对新冠肺炎有恐惧心理。你是医院办公室主任，务建议迅速采购口罩、防护服等医疗用品，越快越好，越多越好，凭我的经验，这次防疫是场硬仗。”

2003年春，非典疫情席卷全国。张长兴自始至终战斗在防疫第一线，深知与非典恶魔搏斗的残酷性、严峻性、紧迫性。

张长兴拨通了父亲张红杰的电话：“新冠肺炎来势凶猛，你这个预防肺炎的中医方子，每天多熬点，让村里人喝几天。咱村如果有从武汉打工返乡人员，首先要隔离起来，防止传染，让乡亲们戴上口罩啊！”

“我让依凡多印点宣传资料，给你和她叔叔、姑姑送去，他们是村里的医生，多宣传预防知识。”张长兴反复提醒父亲。

父亲张红杰76岁了，是石婆固乡里土村的老村医。他的二儿子、儿媳、女儿、女婿都是相邻村庄的医生。

“新冠肺炎传染性极强，主要是飞沫、接触性传染，咱全家都是医生，一定要多宣传、多预防，提倡戴口罩，守住第一道防线。”父亲张红杰告诫各守一村的女儿们。张红杰向子女们发出一个个指令：“坚守自己的阵地，保护好群众，照顾好自己，我当医疗顾问。”

一家七口医务人员，义无反顾冲锋在防疫第一线。

他们有的负责村口卡点环境消毒、医疗值班，有的负责村民医疗救治，尤其对重点家庭进行居家隔离，测量体温、及时登记、家庭消毒，向村民宣传疫情防护知识，发放宣传页，帮助村民正确认识这场全民参与的防控阻击战。

2月1日，延津县有3例患者疑似新冠肺炎，这是一家人，春节前从武汉返乡，不幸被感染。

张长兴测体温、采集咽拭子标本、拍胸片、填写报告、安抚病人……有条不紊，紧张有序。

第二天，这家的父亲也因发烧、咳嗽被送进医院。当晚，一家四口都被确诊为新冠肺炎，其中父亲是重症患者，不仅患了新冠肺炎，而且患有肺气肿、类风湿等基础性疾病，是救治和护理的重点。张长兴叮嘱护士时刻守护在病床前。

张长兴连续几天在隔离病区忙碌，护目镜里双眼布满血丝，身体严重透支，有时极度疲劳，实在难以支撑，就趁吃饭间隙，倚靠座椅闭目休息片刻。

看到满头白发的张长兴疲惫不堪的样子，年轻的医生纷纷劝道：“你快回宾馆睡一觉吧！”

张长兴掏出手机给张红杰打电话，父亲告诉他，全家人都上“战场”了，弟弟两口子、妹妹一家人戴着口罩，裹得严严实实，日夜



最美中国人（油画）王艳楠作

抗疫之家

董传军

轮流在卡点执守。村卫生室日常接诊，还负责环境消毒、测量体温、排查发热病人，他们都在尽职尽责地履职。

“村里有位从湖北打工返乡人员，发烧、咳嗽，自认为患上新冠肺炎，而我测体温，看拍的片，核酸检测是阴性，我和爸商量排除了新冠肺炎，但病人一口咬定得了新冠肺炎，来到村卫生室时，慌里慌张，情绪失控，我认为这是心理恐慌造成的。你是县里专家组成员，你说咋办？”妹妹张霞打来电话问。

张长兴说：“是典型的心理恐惧症，把咱爸熬的中药，送给她喝，再观察几天。”

张长兴刚到宾馆隔离区，突然接到护士电话：“那个病患者出现紧急情况，需要抢救。”他急忙跑下楼，开车赶往医院，一路上用电话遥控指挥抢救病人。

此时，病人已经出现了昏迷，张长兴到后，集中所有医生、护士进行全力抢救。

经过5个小时的奋力抢救，患者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了。这时，张长兴及所有医生、护士浑身被汗水湿透了。

由于这位患者基础病严重，容易引发并发症，所以被转到新乡治疗。这家病人知道后，心理极度恐惧，情绪失控，尤其是母亲，嚎啕大哭，声称要放弃治疗。虽然一家三口都在病房隔离区，相隔咫尺，却不能互见相劝。

张长兴将医生、护士分成三组，分别做母亲、儿子、儿媳的思想工作，疏导情绪。

经过4个小时的陪伴和心理安抚，这位母亲终于放下心理包袱，重拾治疗的勇气和信心。

连日操劳，与父亲同在一所医院的张依凡，却不能与父亲相见。偶尔透过病房隔离窗，远远看着父亲穿着防护服的背影，心疼得不禁潸然泪下。

借着送医疗物资的机会，张依凡准备了一个月的治高血压药，捎到隔离区，附带着一张卡片，写道：“爸爸，你是我心中的英雄，我和妈妈永远微笑着，等待你平安归来！”

张长兴看着女儿隽永的字迹、暖暖的话语，流下了动情的热泪……

2月19日，经过精心的治疗，新冠肺炎患者一家三口符合出院条件。

那天，天气格外晴朗，他们一家三口向所有的医生、护士恭恭敬敬地鞠躬，动情地说：“戴着口罩看不清你们面孔，但你们的善良和精湛医术，深深刻在我们全家人的心里。”